明季遺聞

明季遺聞卷三　南都

江左鄒　漪流綺輯

十月朔命鑄弘光錢時廟門災戶科吳适疏陳昭孝之定一日日講宜行請勅定期俾博聞有道之臣朝夕左右稽詢經史虛衷延納更取祖訓大誥諸書時時省覽以爲著鑑一日午朝宜舉俾閣部大臣以及臺垣散秩咸得彩賡清問即於拔對之餘採疾苦以蘇民隱覈功罪以勸疆臣明是非以黜邪佞疏入不省　清朝攝政王遣副將唐起龍招撫江南致書史

可法云予向在瀋京即知燕山物望咸推司馬及入
關破賊與都人士相接見識介弟於清班曾托其手
勒平安拳期衷緒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
陵有自立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
賊不討則故君不得安葬新君不得即位所以防亂
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
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親王吳三桂介在東
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
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馳鳥號入京之日首崇懷

名正言順
何以服衆

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
仍故封號不加改削勳戚文臣咸在朝列恩典有加
耕市不驚秋毫無犯方擬天氣秋爽遣將西征傳檄
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以報爾君父之
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不審
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夫國家之定燕
都乃得之於闖賊而非得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
廟主辱及先王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
雪恥萬世仁人君子何以報德耶乃乘寇稽誅王師

暫息即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樂豈可謂江淮以爲天塹之憑遂不能飛渡也況闖賊但爲明朝寇讎未嘗得罪於國家徒以薄海同仇特伸大義今若擁稱尊號便是天有二日復爲勍敵予將簡西征之銳卒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夫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切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位朝廷當待以虞賓盛承禮物帶

隔山河，位在諸侯王上，庶不負朝廷倚畀，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也。至於南州諸君子，賁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寔圖維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相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為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實察始終，寧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東可西，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為心，無貪瞬息之榮，致令故國有無窮之禍，為亂臣賊子所笑，予尚有

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故敢布腹心佇聞名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盡言可法答書云爾

中自接好音隨遣使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倖息之際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諷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成尚稽天討爲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國臣民偷安江左頓忘君父之仇故爲殿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悞國有三月十九日之

寔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江上凶信突來地坼天崩川枯海竭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戒奚足謝先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願悉東南之甲立翦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人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大行皇帝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群臣勸進今上退然不自勝謙讓再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於十

五日進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氣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柟梓數萬助修宮殿是豈非天意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殿下入都爲我先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殿撫輯群黎且免薙髮之令亦不忘本朝此舉動道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地而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哉謹於八月薄具筐篚遣使犒師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

慷慨激侃凛凛大義

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諭。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當推而言之。此又為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拘牽不即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於國仇未報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卒以正統與之。至於玄宗幸蜀。太子即

位靈武議者察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屬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夙膺封號載在盟府殿下豈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而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春秋昔契丹和宋多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夫手足膺難并同泰越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貽賊人竊笑貴國豈其然乎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並用貽悞至今今上天縱聰

明刻刻以復仇爲念廟堂之士仰稟體國介冑之士
摯楫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闖賊之滅當
不越於斯時矣語有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賊未
伏天誅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
之仇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惟堅同仇之誼全
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成之頭以洩
敷天之恨則貴國義聞千秋本朝因惟力是視從此
兩國世通盟好傳之不窮不亦千載一時哉若夫牛
耳之盟我本朝使臣久已載道不日抵燕奉盤盂以

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寔為社稷之故也傳曰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殿下伏賜垂鑒可法又上疏言三月以來陵廟荒蕪山河鼎沸臣備員督師而河上之防百未料理復從之師不及於闖陝討賊之約不達於北廷一似君父之仇置之膜外者夫我卽卑宮菲食嘗胆臥薪聚才智之精神而枕戈待旦合方升之物力而破釜沉舟尚恐無救於事以臣觀廟堂之作用百執事

痛哭之声溢於齊盡之表

之精神殊未盡然憶北變初傳人心震駭臣等恭迎
聖駕臨蒞南都億萬之歡聲動地陛下初見臣等言
及先帝則涙下沾襟次謁孝陵贊及高皇帝高皇后
則涙痕滿袖皇天后土寔式鑒臨曾幾何時可忘前
事先帝以聖明罹禍此千古未有之變也先帝崩
於賊恭皇帝亦崩於賊此千古未有之仇也先帝待
臣以禮馭將以恩一旦大故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
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以來未有之恥也庶
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胷斷脰得而甘心朝廷顧

可漠置今宜速行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悉簡精銳直抵秦關懇上賞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効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奮也國家遭此大變陛下嗣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寔無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履玉直等尋常名器濫觴於斯爲極以后似宜慎重崇待真正戰功庶行間猛將勁兵有所激厲也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似宜將內庫本折驟行催解湊濟軍需其餘不急工役可已繁費一切報罷朝夕

宴衎左右獻諛一切謝絕即事關典禮議不容廢亦宜緊從儉約乞陛下念念思祖宗之鴻業刻刻憤先帝之深仇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海之物力以併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乎人心猶可救天意尚可回耳疏入不省將災異疊見二十九日東方長庚星較昔大異光芒閃爍有四角或五角中有刀劍旂幟馬影似鬪鬪象且條大條小條長條縮又廟門告災鳳陽祖陵疊火地一日三震有聲如吼自秋至冬烈日如夏在在赤地而弘光深居禁中惟漁幼女飲火酒雜伶官

演戲爲樂修興寧宮建慈禧殿大工繁費宴樂賞賜皆不以節國用匱乏搜括殆盡佃隸湖放洋船辰儀製鹽蘆洲非課甚至沽酒之家每觔定稅錢一文益馬士英淆亂國政內則田成兩宮外則楊阮諸奸兼有與平東平遙制內權忻城撫寧使撓吏事遊警日偏而主不知小人乘時射利識者已知不堪旦夕矣

可法統兵抵白洋河十一月十二日　清兵入宿遷往救之隨拔營去十三日高傑抵徐州先是河南陳潛夫探得　清朝於十月二十五日發兵二

往山西一往徐州一往河南豫王將從孟縣過河候與劉澤清書云　清朝發一王子領兵號二十萬窺七八千齊駐濟寧近日河南撫鎮接連告警一夕數至開封上下北岸俱是兵衆問渡甚急惟恐夜一越渡則天塹失恃長江遂北盡爲戰場將事到此令人應接不暇惟有碎心戮力直前無二于萬難之中求其可濟以報國恩而已澤清以聞澤清又言　清朝總河楊方興屯兵宿遷鑄造鐵條爲紮筏用大學士王鐸疏請視師江北以復國仇不允士英覆稱　清

兵雖屯河北。然賊勢尚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問渡乎。兄強弱何當。赤壁三萬。淝水八千。一戰而江左以定。況國家全盛。兵力萬倍於前。際滸底定。厥諸臣劾罔之也。傑道

河北洪蒙察出漢殺十賊侍生

清朝王書云。逆闖犯闕。危及君父。痛憤於心。大仇未復。山川俱蒙羞色。豈獨臣子義不共正。關東大兵能復我神州。葬我先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前有朝使齎貴金幣。稍抒微忱。獨念臣恆一介宋足。答高厚萬一。茲逆闖跳梁西竄。未及殲除。凡係臣子及一時豪傑忠義之士。無不西望拉血。欲食其

肉而寢其皮晝夜圖薪嘗膽惟以殺闖逆報國仇爲汲汲貴國原有莫大之恩欽佩不暇豈敢苟萌其念自干犯義之愆傑假以菲劣奉旨渡河不揣綿力思欲會合勁旅分道入秦殲闖賊之首哭奠先帝則傑之血忠已盡能事已畢便當披髮入山不與世間事一意額視復我大仇者茲咫尺光耀可勝忻佩一腔積懷無由面陳若傑本念千言萬語總欲合師勦闖始終成貴國恤鄰之名且並闖凶悖貴國所甚惡也本朝抵死欲報大仇亦貴國念其忠義所必許也本

明列聖相承。原無失德。正朔承統。天意有在。三百年豢養士民。淪肌浹髓。忠君報國。未盡泯滅。亦賴貴國之義舉也。

清朝報書云。肅王致書高大將軍。果能棄暗投明。擇主而事。決意歸來。還河而食。將軍功名。不在尋常中矣。若勞欲合兵勦闖。其事不難于言。或遣官北來。予令人引奏。先是

清朝以副將唐起龍其父唐虞時致書傑。勸其早斷速行。有大者王。小者侯。不失如帶如礪。世世茅土之語。傑皆不聽。身先士卒。治河築墻。尚力備禦。時有徐州逋賊程繼孔薦木編

後引兵渡河。僞投傑降。傑誘斬之。收其衆。加傑太子
太傅。可法太傅。內外文武陞賞有差。 清兵至夏邑。
將由濟寧南下。又從睢陽渡河。攻海州。圍邳州。史可
法促澤清等各告急。不應。十二月十八日。都督陳洪
範所遣。先是洪範與左懋第等至德州。 清朝撫臣
方大猷。示以攝政王令。有來使不必徵語。止許百人
赴京朝見。十月初一日至張家灣。懋第欲先謁陵後
進見攝政王。不許。乃遥祭先帝。於十二日入京。館鴻
臚寺。越一日內院剛林來登堂。止責懋第等江南不

應更立天子。懋第不屈。洪範降。懋第請祭告諸陵。改葬先帝。皆不許。乃陳太牢於寺堂。哭祭之。二十七日放歸。十一月初四日至滄州。復遣兵追執懋第等北去。改禁太醫院。放洪範至。是稱 清兵萬分緊急。旦夕南下。馬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慮焉。時賊竊突兗州。衮城李據。各鎮擁兵不進。惟興平伯高傑提兵 傑與張縉彥直抵開雒之間。縉彥聯絡寨勇。鼓勵進取。乃分寧陵以東至歸德。爲王之綱。寧陵以西至蘭陽。爲許定國。府谷以西至汜水。爲劉洪起。河洛

將李際遇總兵王之綱斬賊都司虞世傑巡撫陳潛夫獲太康偽知縣安中外等副將劉鉉郭從寬等殺賊六百餘級擒鄢陵偽知縣王度許州偽郡術王法啓總兵劉洪起獲汝寧府偽官祝永苍上蔡偽知縣孫世進斬三百七十級又於裴城斬賊二千二百七十六級擒賊二百三十一各總兵許定國獲陳州偽官惠在公等以洪起斬獲獨多仍加二級晉丁啓睿太子太保丁魁楚兵部尚書仍總督兩廣軍務洪範又請加恩使北務臣兵科臧英救止之言洪範出使

無功正使身死與城下役群聚晉陽天下聞之然然

然肯矣也晉藩國事兵部尚書白貽清太子太保戶

部尚書賜尚寶司卿許士柔詹事兼侍講學士士柔

正色立朝與溫體仁不合因摘其舊撰訓孝龍語

降調册論不服至是賜卹命李永茂巡撫南贛張秉

貞巡撫浙江各僉都御史加左良玉太子太傅子世

燦指揮使開籌武昌子夢庚都督僉事掛平賊將軍

印授捷宗朱盛濃光州府推官先是盛濃疏請置班

御史黃澍嬰制府宗貪賊欺蔽上與喜特擢之內批

刑部提問。詔不至。賄故舉人靖子綦張世琦顧雲鴻翰林院待詔。山東巡按御史宋學朱大理寺卿。學朱戊寅死節。卹典為楊嗣昌所抑。至是給之。于大學士孔貞運謚文忠。薊遼總督吳阿衡謚忠毅。節討胡守恆謚文節。貞運以國變病劇不食死。守恆阿衡皆死難者。又于修撰沈懋學謚文節。諭德焦竑謚文端。祭酒陳仁錫謚文莊。禮部侍郎張邦紀謚文懿。仁錫初以忤璫削奪。尋得賜環。典藪掄才。橫經造士。生平究心錢穀兵屯河漕律曆諸書。著述幾千卷。皆千秋金

鏡。予濟生宮太僕丞王溥命致祭故兵部尚書于謙。封謙爲臨安伯。謙莫安宗社有大功。爲奸邪搆禍。吏禮部以卹不酬冤爲之請。卹復左都御史陳于庭原官。贈少保。二十日。刑部尚書解學龍上從逆諸臣六等罪。除在北京何瑞徵等二十二人。俟三年後定奪。一等應磔。宋企郊等十一人。二等應斬。擬長繫秋決。光時亨等四人。三等應絞擬贖。陳名夏等七人。四等應戍擬贖。王孫蕙等十五人。五等應徒擬贖。沈元龍等十人。六等應杖擬贖。潘同春等八人。存疑另擬。翁元

益等二十八人。保國公朱國弼等。合疏糾劉官六失。御史張孫振又言刑官賣法。倚文華學龍護。以高倬為刑部尚書。吏科張希夏疏抄參忻城伯趙之龍薦用人才疏。謂陳爾翼須道有據。且薦崔呈秀為本兵不可復用。忻城再疏爭之。張特疏言祖制惟科臣有封駁之權。未聞勳爵而參駁正之司。勳臣黨邪求勝。將部科俱可不設。不幾背明旨而蔑祖制乎。是時張捷秉銓部務。皆阮大鋮一手擬定而遲。即以會覈清之吏道廢弛已甚。迹辦事班中抄駁侃侃不撓權

貴。若安遠侯柳祚昌薦授程士達督理京營科叅士
達不過積分監生。昇歷舉貢正途。勳臣乃提督大[illegible]。
非有標營之責。何得役樞戎職掌以奪銓部權衡。
遠卿府郭儀愿疏言揖冦勤王。且誣奏撫方震孺貪
狀。豫叅郡守無勤王之例。揖冦非入援之名。儀愿不
候題檄。非奉明綸。擅離職守。飾詞妄責。叅撫臣清執
有素。儀愿穢跡著聞。必懼題叅。先行反噬。自應嚴究。
以杜刁風。光祿署丞張星疏求考選科。叅張星初以
縣令躁進降處。又挾營謀不遂。望歸清華之夢。亦已

身絕仕進之階乃無端幻想倖上賞欺君就甚者不一爲點破闢門大典不幾爲燃灰之地向躍之門耶保定侯動衛梁世烈請襲祖爵科參國難以來雖王侯戚里戚餧虎狼華貴重臣悉罹鋒刃而其間殿身圖存埋名潤俗者固亦不乏之該勳何以逆料其家之必殲而忍以子嗣乎萬一本宗匹馬來歸將奪諸該勳以授乎抑姑仍之且兩封之乎恐無此法紀也該勳世受國恩誠叛復有志何難倡諸勳舊破家從軍自當直搗燕雲上爲先帝復仇次爲諸勳雪耻爾

時訪問本支有無存否然後請諸朝命光復祖爵不亦休乎昔李晟收復長安下令軍中日五日內無得輒通家信今長安未復殊非諸臣問家之日也遂安伯勳衛陳濬疏請襲爵科叅自都邑變遷河山阻絕世次無憑單詞莫信業奉明旨嚴覈該勳一請再請若不能待直覬五等之封祗同土埂之乞亦與采傭都督一辭告身爲可乘時拾芥而援取乎況遂安勳衛今或遯跡闇關或從容歸國安可懸坐鬼錄使後來鞍馬遺裔執途人而可稱攀髯孤忠裂本支而飽

竊也中書舍人張鍾齡請給部銜科參議方何官監軍何事妄行陳請若果報國有心何官不可自效而藉口贊畫輙請部銜躐進尤甚他若華職司務未滑之恭議陳之伸勸農知縣夏萬亨討處吏部聶愼行副使魯應瑞知府郭正中躐躋營避或覬動或抄參不少假借無奈人心日競故事日襍雖經封駁銓部竟置高閣旋駁旋用使職掌掃地而宵小盈廷矣除夕弘光在輿寧宮色忽不怡韓贊周言新宮宜權弘光曰梨園殊少佳者贊周泣曰臣以陛下令節或思

皇考或念先帝乃作此想耶明年乙酉稱弘光元年寔　清朝順治二年也元日日有蝕之吳适上言維新五事一曰信詔旨朝廷之有綸綍所以彰示臣民俾知遵守邇因事變錯出前後懸殊用人之途始瀆而繼以雜誅逆之典初嚴而終以寬禁陳乞矣而矜功誦寃者章日上重爵賞矣而請廕乞封者望日沓鎮帥屢責進取而逡巡不前軍需頻督轉輸而庚癸如故欲期畫一宜重王言今後凡奉明旨務俾上作下應內外永遵毋致游移一曰核人才人才爲治道

所從出將爲其終先謹其始頃者典籍無稽錢神有徑人思羅治初仕輒覬清華官多借道行間勿啓監紀趨逐之謀愈巧卸担之術偏工起廢而濫薦並進懲缺則暮夜是求以至薦牘日煩啟事日勤今後求才務寛而用人務嚴寧重嚴於始進毋追悔於償轍

一曰儲邊才將略之畧豈必盡出武途如唐之節度文武兼用而內外互遷益儲之者素耳請飭中外遴華之彥非翰銓之畧勿講梓舉之選非單旅之才勿登拔勇騎射日日講求其激同仇以振積惰

一曰伸

國法陷北諸臣已有定案但恐此輩囊金圖翻既以寬其不死者昭皇仁之浩蕩尤當以絕其覬用者明臣子之大防一曰明言責祖宗設立六垣與六部相表裏是故糾彈之外復有抄參補闕拾遺務期[illegible]慮尚被垣使販充位則自簡此責空懸則抄發本章一胥吏事豈先王設官意哉望陛下亟進讜言見諸施行毋致批答徒勤而庭效罔著所稱非淺尠人不省

都督李際遇降　清高傑男[illegible]　防河疏請重兵駐歸德東西燕穎聯絡河南撫兵　許定國以奠中原定國

閣評定國之殺高傑則授首者其必勤殊寧京北與官軍袁自郎之戕毛師同蓋用然無名此致禍之端也

在睢。傑遣定國銀千兩收留。正初十日傑抵睢州。睢州定國享傑。夜半伏兵起殺之。親兵遇害者過半。餘衆潰還。定國奔清。加監軍衛胤文兵部侍郎總督傑軍。傑妻邢氏率子元爵請即弘光命所部將士仍聽邢氏統轄。史可法請以傑部將李本身爲提督。弘光以興平有子。朕豈以兵馬信地遽授他人。不允。黃得功復來與傑爭揚州。弘光諭大臣當先國事而後私憾。得功若向揚州。致高營兵將棄信東顧損敵渡河。罪將誰任。命可法鎮撫之。得功回汛。加李本身太

子太保左都督提督本鎮赴歸德中權總兵楊承祖
赴夏邑副將劉應虎赴虞城苗順甫赴碭山後勁總
兵李朔雲赴雙溝右協總兵劉戊貞左協總兵郭虎
赴泗州駐防劉良佐見係死敵併其衆預稱遣兵不
宜援本身提督澤清得功又合奏傑無寸功加恩太
重臣等不能相安而寧南侯左良玉有忠微將肩壓
卵之勢九江總督袁繼咸亦有興平有可念之勞之
疏贈傑太子太保許其子襲爵再廕一子錦衣衛百
戶從優議予祭葬調湖廣總兵官方國安駐防江浦

授降將狄應奎副總兵官、應奎殺賊擢將帥、路應仟挈印來歸者也。南贛巡撫李永茂奏報寇擾汀州。命福建巡撫張肯堂會剿。是時汀州賊閻王狗婆營盤據簾子洞，切孫橫行。肯堂親征之。寧化知縣于華玉不得於鄉紳，愿撫賊自効。既往，幾不免。遂許以官，與數百人偕來。肯堂給劄，命華玉率之勤王。至浙東各散去。華玉亦削髮爲僧。進吏部侍郎蔡奕琛爲東閣大學士。通政使楊維垣疏請重定欽案。吏部尚書張捷又奏請表章三案諸臣。於是劉廷元、呂純如、王德

直提三案欲傷宮闈背灼之論得清流危戶之禍小人之毒謀詭計至此

完、黃克纘、王永光、楊所修、章光岳、徐大化、范濟世、各予諡、鹿忝葵、徐揚先、劉廷宣、許鼎臣、岳駿聲、徐卿伯、姜麟各贈官予祭葬、王紹徽、徐光魁、喬應甲、陸澄原、各復原官、而唐世濟、水佳胤、楊光升、吳孔嘉、郭如闇、周昌晉、袁洪勳、徐復陽、陳以瑞等、先後起用、繼垣又請重頒三朝要典、言張差瘋顛、豈坐爲刺客者、王之寀也、李可灼紅丸、謂之行鴆者、孫慎行也、李選侍移宮、造以垂簾之謗者、楊漣也、劉鴻訓、文震孟、只快所除異己、不顧誣謗君父、此要典必須重頒也、袁洪勳

亦是正大之言

又請追論焚要典諸臣罪左良玉力言要典治亂所
關勿聽邪言致興大獄弘光以此朕家事不必疑搖
袁繼咸亦言要典不必重陳弘光云皇祖妣皇考無
妄之誣豈可不雪事關青史非存宿憾群臣當體朕
意吳孔嘉又奏三朝要典須備列當日奏議以存其
寔先之歷維垣都察院副都御史監生陸澹源又借
題三案疏糾光祿少卿許譽卿譽卿一代正人疏言
當日諸臣以翊戴光廟爲正今日諸臣以翊戴陛下
爲正俱從倫序起見光宗毋子無間先帝身殉社稷

何據何疑而小人無端播弄假手濬源先帝久任證仁養冠醸禍使得生榮死寵竊謚文忠陛下追削萬口稱快濬源滿口須其平章之功甚矣若輩之欺於黨奸欺上也陞阮大鋮兵部尚書賜蟒服中書舍人林翹疏稱正月初六日雷聲自北至西占在越晉之野有兵日在庚寅主口角妖言翹江湖人善星術馬士英在戍用卜其大用士英拜授中書錄職一品武銜斃王翹事未幾獲妖僧大悲僧係齊庶宗妄稱定王下法司會審棄市逮太監李國輔閣採雲霧山鑛

且言禁錮雖以此并狀相爭競但禁名重如山矣

事中吳适疏言雲霧山郎名封禁山縱横數百里北通徽池南連八閩東抵衢嚴西界信州唐宋以來每爲盜藪其間深谷窮淵虎狼接跡險阻極目無徑可攀且地接孤陵龍脉爲神京右臂歷朝禁止樵牧封禁所由名也英宗初年遣官採木於是地方亂棍互相煽惑而狐假之輩因之據奪小民招引匪類大肆刼掠兼多內外官屬供億之費數邑坐困民不聊生近山良民遂爲賊擄大盜鄧茂七等聚衆數萬藉以爲窟攻城殺令合四省兵力討之十四年乃戡定奉

逆酋四省
任肆不少

吉縣舊封禁在萬壑可堅壁據險以集道四省境地
相鼓內阻岐嶺外多絕谷鳥道重疊華暗崎嶇屢禁
興以開鑿雜難不便一 林菁幽深重岫叠峯毒瘴猛
厲生發瘴疫一旦開伐奔突狂噬傷人必多不便二
遼遠深崗與道絕埋區水不通舟雖難移運縱使輸轉
再出時令動輸不便三 業傳驛騷有司困於供億難
籌正賦且吏胥假公行私何所不至而才田小民業
本變未消瘡痍月甚田有荒蕪之田力役多死于之
憂不便四 與朝舉動天下瞻望以卜安危今以無利

謹謂內臣無正人

有害之事。而特遣重臣搖動人心。預危惡省垣之虞形貽譏後世。不便五。遠邇傳聞。必且聲勢驚營巢穴。居奇召亂。約束無力。是使盗賊復生。而殺傷再見。不便六。況臣訊之父老。僉云此山地連陵寢。自正統初開伐。致傷地脈。遂釀土木之難。浚山川靈氣。不便七。舉此數端。有害無利。伏惟陛下採擇。國輔亦既請中撤。俱不許。馳視如述言。報罷。因輔係大司禮黃賛周養子。賛周閹寺中正人也。傷心時事。杜門休沐。國輔時在宮中。每有匡救。人以張永目之。馬士英視

為眼中釘因屬所私以開採事誣國輔且疏請往其窟士英意不在開採也國輔提督勇衛營操練禁旅及奉命往浙士英竟奪營篆授其子馬錫以乳臭兒綰兵柄將事可知逆疏出士英遂切恨之予吏部侍郎顧起元謚文莊都督劉源清謚武節起范鳳翼光祿寺少卿陳洪謐太僕寺少卿考選林有本沈應昌張利民葛接祖錢源源徐方來莊則敬為給事中王錫袞劉嗣夏繼虞鄒鍚王大捷畢十臣張兆熊王養郭貞一為御史陞瞿式耜僉都御史巡撫廣西王暎調

都御史巡撫湖廣馬乾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廣自伯
劉良佐等令詞若起朱大典為兵部侍郎大典久任
鳳督毀家起兵屢著戰功御史鄭瑜劾其侵贓百萬
弘光以大典創立軍府所養士馬甚容得腹部勿問
夜致兵部尚書張國維予告歸御史張孫振劾存告
禮部尚書顧錫疇險邪有玷秩宗以其請削溫體仁
諡而諡文襄孟兆命錫疇致仕去上林監丞賀儒修
奏禮部侍郎晉紹寧貪被寢蹠部勿問外轉給事中
馬嘉植御史沈宸荃吏部余颺為司道等官以與士

仰傷人何欲狂乃倒

英不合故也。禁宗室入京師。時自二月以來日月色甚赤。欽天監占候以聞。朱國弼疏論原任漕撫路振飛稱鳳陽有天子氣、懷逆謀、弘光誅振飛意屬何人、原任杭州府推官黃端伯先以無故削髮、奏先帝賞斷問、至是入京、稱妻曰廣、逆謀有狀、援引兒神士英、喜今與考選、以試卷多西域語、得禮部主事、禮部尚待郎管紹寧請上先帝太子謚曰獻愍皇太子、永王曰永悼王、定王曰定哀王、未幾、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密奏先帝太子在浙、三月初一日、命太監李繼周、密

答得妙

對詰得妙

札召王寓傳寺令內員迎入宮內員歸報不定尋命
孫寓錦衣衛都督馮可宗家傳文武官識認各冠帶
往携吉服朝服備朝賀見其人南面坐大學士王鐸
指原任講官方拱乾問曰此何人對曰方先生而講
官劉正宗趨上不識也正宗拱乾問講讀先後對曰
忘之矣又問書儆字句亦曰忘之矣給事中戴英問
先帝親幸吳昌時於延東宮立何地對曰誰吳昌時
英乃直詰之曰汝是詐冒以寔告當救汝郎跪請饒
命長以紙筆供稱高陽人王之明係駙馬王昺侄孫

太子的係假冒而士民皆為其何也

家破南奔遇高夢箕家人穆虎教以詐冒東宮王鐸等面奏狀弘光流涕曰朕未有子東宮若真即東宮矣明日正宗英各具奏王之明偽假太子非非雅年所能辦必有大奸挾為奇貨宜勅法司根究巾允李景濂亦奏東宮的係假冒御史陳以瑞又奏恐民觀聽易惑遊踪籍籍皆以諸臣有意傾先帝之血胤弘光諭將王之明好生護養勿驟加刑俟正告天下愚夫愚婦皆已明白然後申法有內員上密疏弘光令持示士英士英言細閱密疏其言雖似疑處寔多既為

東宮幸脫虎口不即到官說則那走綁與可疑一也東宮厚資凝重此人機辯百出可疑二也公主現養周奎家而云已死可疑三也臣愚以太子必已死宜行嚴審如其假冒當付法司與臣民共見而棄之如其東宮則祈取入深宮留養別院不可分封於外以啟奸人之心越三日集文武百官舉監生員耆老於午門外鞫之夢箕穆虎皆具服加之明言下之刑部獄傳諭穆虎若非奸人豈敢挾王之明冒認東宮正月二一月所成何局往閩往楚欲辦何事王使附逆

寇繁有徒紊法司寇治益士英意在姜黄輩而京師士民謗以太子爲非僞也十三日又有故妃童氏自越其傑所至命付錦衣衛監候初弘光爲郡王娶妃黄氏早逝旣爲世子又娶李氏洛陽之變又亡童氏本周府宮人逃亂至尉氏縣遇弘光於旅邸相依生一子已六歲賊破京師弘光南奔各不相顧太妃與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陳潛夫奏妃故在弘光弗召至是自詣其傑所來弘光弗悅也劉良佐言童氏知非假冒馬士英亦言苟非至情所關誰敢與陛下

湯存已極

前疑議論自止

稱敵體冝迎童氏歸內客諭河南撫按迎致皇子以
慰臣民之望以消奸宄之心童氏在獄細書入宮月
日相離情事甚悉求馮可宗呈覽弘光棄去弗視可
宗辭審尋命屈尚忠撮刑酷拷氏號呼詬詈尋庾死
獄中未幾左良玉具疏請保全東宮以安臣民之心
謂東宮之來吳三桂寔有符驗史可法明知之而不
敢言此豈大臣之道滿朝諸臣但知逢君不惜大體
前者李賊逆亂尚錫王封不忍遽加刑害何至一家
反視為仇明知窮究並無別情必欲轉轉誅求遂使

陛下忘屋烏之德臣下絕委裘之義普天同怨陛下獨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親親而仁民愿陛下省之有言東宮果真當不失王封但王之明被殺虎使冒太子正在根究奸黨其與二三挂忠可法等語尤係訛傳法司將審明畧節先論該藩黃得功言東宮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的係何人辨明何人定爲奸僞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獄人臣之義謂何恐在廷諸臣諂佞者多抗顏者少即使明白識認誰敢出頭取禍乎劉良佐言王

之事童氏兩家素未協與翁懇求曲全兩朝彝倫冊貽
天下後世口實工部侍郎何楷言鎮疏東宮甚明謝
撫何騰蛟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召至
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偽既是王昺侄孫何人舉發
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
高夢箕前後二疏何以不發抄傳此事關天下萬世
是非不可不慎江督袁繼咸言太子居移氣養必非
外間兒童所能假襲王昺原係富族高陽未聞屠害
豈無父兄群從何事隻身流轉到南既走紹興於朝

廷有何關係遣人踪跡召來詳問從何因起望陛下勿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之恨則宇宙享蕩平之福弘光以王之明日供甚明命法司將審明節畧各諭之吏部尚書張捷疏准鄖成國公朱純臣照張儒例贈王純臣因李先勸進爲賊所誅者也琉球國遣使入貢請襲封命給事中陳燕翼行人蔣元勳各給一品服色前去原任中允李明睿從海南歸弘光以忠節深嘉之十九日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望祭先帝獨阮大鋮後至哭呼先帝而來日孜先帝渺社稷

若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諸臣不足以謝先帝今賊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馬士英恐北之日徐九一現有人在大鋮日與楊維垣謀必欲盡殺東林復社諸人大獄將興尋以上游告警姑緩或夜半書士英堂中云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兇有耳一兀立揭中原求其人不得倉場尚書賀世壽僉都御史郭維經告病去維經江右正人群小指爲南昌私黨大鋮密遣兵於江中刼之以應天府丞鄭之彪爲都察院僉都御史陞何騰蛟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

此乾坤何等時而殺正人諸非吉甚急濟流之禍正未有已耳

堂堂司馬乃作江洋大盜耶

論救可求
共宗所忌

川湖雲貴廣西軍務楊鶚同部營事時楊撫湖南十
英慮其人情不識嚴令同部鶚抗疏言人情極謝臣
臣與良玉析鼓相當英雄本色丈夫肝膽青天白日
伏乞以後申飭臣工收斂精神用之勦禦釋此不必
然之疑省此不必然之事若知之不明處之不當惡
細人之言薄勞若功高之士議者厭心人人解體殊
非所以尊朝廷而鼓忠勇也戶科吳适亦言鶚與良
玉構隙同仇共失夾輔蓊沉致日前定營制經理屯
田業有端緒不久撤回大業渺竟臣恐湖南自此无

解而楚事不可爲矣夫大敵在前成敗易大師須法所忌爭擇而後用致審於任事之初無用而後擇輕重於受命之後疏入不省劉良佐奏報許定國引 清兵入儀封李本身劉洪起馳斬定國先鋒劉道行 清兵入考城加洪起太子太保 清兵再破睢州按御史淩駉死之任潤生自縊駉遣 清朝書有云願堅盟好勿輕南下否則揚子江頭淩御史即錢塘江上吳相國也事聞贈駉兵部侍郎潤生御史 清兵進逼江北直下徐潁總兵李成棟南遁四月初一

數列八罪使人據此不得躲閃不得足掩奸雄之魄矣

印命盡去各衙門印文南京二字因禮部管紹寧印後竊馬士英請改鑄另給也初四日寧南侯左良玉舉兵東下馳疏至云竊見逆賊馬士英出自苗種性本兇頑臣身在行間無日不聞其罪狀無人不恨其奸邪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洶傳陛下屢發矜慈士英以眞爲假必欲置之死而後快其謀臣前兩疏望陛下從容審處猶冀士英夜氣猶存亦當剔腸滌過以存先帝一綫不意奸謀日甚一日臣自此義不與奸賊共天日矣臣已提師在途將士聞目指髮人人

必欲決食其肉臣恐百萬之衆猝而難收震驚宮闕

且聲其罪狀正告陛下仰祈剛斷與天下共棄之自

先帝之喪人人號泣士英利災擅權事事與先帝為

難欽案先帝手定者士英首翻之要與先帝手拔者

士英修復之思宗改謚明示先帝不足思以絕天下

報仇雪恥之心罪不容於死者一也國家提衡文武

全恃名器鼓舞人心自賊臣竊柄以來賣官鬻爵殆

無虛刻都門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如越

其傑以貪罪遣戍不一年而立陞部堂張孫振以贓

汚發覺不數月而貪緣復少袁洪勳與張道濬皆詔獄論罪者也借起廢徑復原官如楊文嶽劉泌王凝黃鼎趙書辦等或行同犬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於當路凡此之類直以千計罄竹難書罪不容於死者二也閣臣司票擬政事歸六部至於兵柄尤不得兼握士英已爲首輔借復掌樞是弁髦太祖法度且又引其腹心阮大鋮爲添設尚書以爲用其篡弒之謀兩于臬獄各操重兵以爲呼應司馬昭之復生於今日罪不容於死者三也然下選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居

爲奇貨先擇其尤者以充下陳罪通於天而又私買歌女寄養阮大鋮家希圖進選計亂中宮陰謀叵測罪不容於死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恭儉神明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艷女損傷盛德每對人言惡則歸君罪不容於死者五也國家遭此大難須寬仁慈愛以收人心士英自引用阮大鋮以來睚眦殺人如雷縯祚周鑣等鍛鍊周內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題三案深理陷阱將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重足解體罪不容於死者六也九重秘密豈臣

子所敢言士英遍布私人凡陛下一言一動無不窺覗又募死士宿伏皇城詭名禁軍以覘陛下動靜同廢立由我罪不容於死者七也率土碎心痛哭者先帝痛雖皇子猶存前此定王之事海內至今傳疑未已況今皇太子長受分明臣前疏已悉士英乃與阮大鋮一手拿定不畏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不畏天下公議不畏萬古綱常忍以先帝已立七年之嗣君爲四海謳歌訟獄所歸者付之幽囚天昏地慘神人共憤凡有血氣皆欲寸磔士英大鋮等以謝先帝

此非臣之私言諸將士之言也非獨臣標將士之言

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將

士英等肆諸市朝傳首四方用抒公憤臣等束兵討

刻以待不禁大聲疾呼激切以聞又傳檄云恭聞大

義之垂炳於星日無禮之逐嚴於鷹鸇天地有至公

臣民不可罔也奸臣馬士英根原赤身種類藍面昔

冒九死之罪業已倚妾作奴屠髮爲僧重荷三代之

恩徒爾狐窟白門狠吞泗上會當國家多難之日侈

言擁戴勸進之功以今上曆數之歸爲私家攜贈之

物窮弄威福煬蔽聰明恃兵力以勝人致天子閉目拱手張僞旨以警俗俾兵民重足寒心本爲殺仇而立君乃事事與先帝爲仇不祗矯誣聖德初用民煎而擢毛乃事事拂兆民之願何由與罷民生幻蜃蔽天妖蠶障月賣官必先姻婭試看七十老囚三木敗類居然節鉞監軍漁色罔識若親托言六宮備選二八紅顏變爲桑間濮上蘇松常鎮橫征之使肆行積李會稽妙選之音日下江南無夜安之枕言馬家便爾殺人北斗有朝甚之暴謂英名寔應斷讖除若會

瞻徇之餘無朝政自私慾猶侃而引無功能類此之爲何其亟也而乃冰山發難瓦水與波群小充斥於朝端賢良寘迹於厓谷同巳者性倖豺虎行列猪猴如阮大鋮某某等數十巨憝皆引之爲羽翼以張殺人媚人之赤幟異巳者德並蘇黃才競房杜如劉宗周姜曰廣高弘圖等數十大賢皆逐之爲朋黨以快飛語甄如之狠心道路有口空嗤職方如狗都督滿街之謠神明難欺最痛立君由我殺人何妨之句嗚呼江漢長流瀟湘盡竹罄此之罪豈然有極與若鮑魚

蓄而日熾若火木重而逾烈故崔魏之奸徇速敗滅
倫孜闖蘇之禍猴教以井木用腹心出鎮太尉朱泚
之故智幾幾有甚焉募死士入宮宇文化及之所
為人人而知之矣男誠河山為之削色日月倏以無
光矣況皇嗣幽囚烈廟怨恫海內懷忠之臣誰不思
食其肉故國淘風之士咸思操盾其家本落先帝舊
臣招討重任歷年竊心疾首顧為禹遏鷄犬以無從
此日履地戴天誓與君側豺狼而併命在昔開八州
靖石頭之難大義於今凜然泣乎韓蘄王除苗氏之

奸臣獄如斯乃盡是用礪兵秣馬討罪與師禦敵
討賊之軍憶裴度閉邪之語謂朝中奸黨盡去則諸
賊不討自平倘左右兇惡未除則河北雖平無用三
軍之士戮力同依申明仁義之聲闡首嚴焚裂之隱
禍不敢妄殺一人以傷天心不敢荒忽一日以忘玉
室義旗所指正明為人臣子不忘君父之心天意中
興必有間世英靈矢翼皇明之運泣告先帝揭此心
用願斬賊臣之首以復九京還救阮奴之黨以報四
望倘惑於邪說詿誤流言或受奸臣之指揮或樹義

兵之仇敵本藩一腔熱血辭爲輪囷離奇勢必百萬雄兵化作蚑蟲妖孽玉石俱焚之禍近在目前水火無情之時追維心痛檄布苦衷願言共事嗚呼朝無直臣誰斥李林甫之奸邪國有同心尚懷鄭虎臣之素志我祖宗朝三百年養士之德豈其決裂於僉壬大明朝十五國忠義之心正宜暴白於冕旒速踐履虎之機勿作遁猿之藪然輦轂之殷賞溢三旬籍元載之廚椒盈八百國人盡快中外齊心謹檄又批述過張告示稱本藩奉太子密旨李師赴救士英等大

好長策

輔臣正爲上游欲除君側之奸故不肯作

懼京師戒嚴士英料理部事不入直江督袁繼咸請赦太子以遏止之弘光切責將左兵出九江安慶至建德順流而下調黃得功劉良佐離汛遣劉孔昭阮大鋮方國安朱大典同禦之以大典兵部尚書國安掛鎮南將軍印劉澤清亦託勤王率兵大掠南行揚泗徐邳勢同鼎沸史可法連疏告警弘光曰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赴北兵自是長策可法曰上游不過欲除君側之奸原不敢與君父爲難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知輔臣何意朦蔽至此乃移書士英

□宗社安
應付之段
□父

懇其選將添兵大聲疾呼士英惟以左兵爲慮不應
劉洪起又奏　清兵直下無人敢遏恐爲南京之憂
王永吉又奏徐鎮孤危勢不能存必保徐州方保江
北可法又請面朝處分東宮以息羣囂弘光諭西警
方急卿專心料理待奏凱復見可法嘆曰奏凱二字
談何容易誠如上言面君不知在何日矣又連上二
疏一劾各鎮擁兵糜餉一劾李成棟避敵南奔士英
亦不應弘光惟以選淑女爲急先是應天府選三名
不中司禮監又選六名亦不中特遣內監田壯國往

周以門戶死士論惜之

杭州選到陳氏王氏李氏三人着於十五日進元暉殿命戶工部各委官一員採辦中宮珠冠禮冠三萬兩常冠一萬兩殺從逆光時亨周鍾武愫又殺原任武德道僉事雷縯祚禮部主事周鑣鑣與鍾從兄弟也貢時譽與阮大鋮有隙士英參鍾從逆謂鑣當坐照磨張明弼奏鑣險惡朱統𨯳復摭鑣他事論劾提問縯祚亦與大鋮有怨澤清亂攻大器及縯祚大鋮復奏縯祚不忠不孝吏科林有本繼之有吉從逆各犯及雷縯祚二一參着法司速行訊結光時亨者與李

明詹不同聲氣阻撓南遷者也故與四人同死改王永吉總河兼督淮揚鳳廬等處錢繼登巡撫揚州日例敕同另用時　清兵已徇徐揚下亳泗乘勢渡淮如入無人之境十九日召對馬士英力請亟禦左良玉大理寺卿姚思孝尚寶司卿李之椿等合詞請備淮揚工科吳希哲等亦言淮揚最急應亟防禦弘光諭士英左良玉雖不該與兵以逼南京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還該守淮揚不可撤江防兵士英厲聲指諸臣對曰此皆良玉死黨爲遊說其言

古有取民一蔴一笠立斬以徇者俱不留焉

不可聽臣巳調得功良佐等渡江矣寧可君臣皆死於清不可死於左良玉手瞋目大呼有異議者當斬弘光嘿然諸臣咸爲咋舌禮部尚書錢謙益言陳洪範遂該收他弘光諭國家何常不收人只是收來不得其用希哲退曰賈似道豈淮揚矣給事中吳适疏參方國安年文綬言文綬本無寸功驟列大帥乃復縱兵譁掠權府建德東流大屬非法國安受國厚恩乃剝陵西閑南陵城木聚兵爲攣赤子何幸適茲塗炭益之深熱其與叛逆何異陛下宜加禁戢恭奕

東林正人之孩復社名士之林以此論罪榮於華袞矣

琛等票旨文綬久在南京圖安現在剿逆吳适爲言亂收爲逆臣出脫是何肺腸明日奕琛具疏特糾适适下獄先是左光先按浙會稽奕琛一案适時爲霍州司理與紹興司理陳子龍共成是獄及奕琛入相與阮大鋮同心排擠光先以致禍逮并及於适适借題以快夙憾而國事封疆俱置不問御史張孫振又有疏糾适爲東林漏孤復社渠魁宜速正兩觀之誅

二十四日　清兵攻揚州史可法禦之薄有斬獲攻益急血奏請救不報可法開門出戰　清兵破城入

督揚州可法死之原任兵部尚書張伯鯨被執不屈
身被數創自刎死妻楊氏媳郝氏從之明日弘光召
群臣問選都計錢謙益言不可馬士英請調黔兵入
衛辦走貴陽工科吳希哲等力諫乃止召黔兵一千
二百名入城命住雞鳴山房良玉舉兵不數日病死
子夢庚東下至采石爲黃得功方國安所敗尋聞
清兵信急引還捷聞封得功靖國公并晉大鋮大典
太子太保總兵張杰等各加級有差五月以巡漕御
史霍達監軍僉事楊文驄分設蘇松常鎮巡撫各僉

是何時也又入內演戲

都御史初五日百官進賀弘光以演戲不視朝馬士英傳令各門下關辰開申閉封鄭鴻逵靖　伯世襲賜蟒衣金幣　清兵既破揚州沿江問渡惟鄭鴻逵一旅守於京口初八日夜　清兵編筏張燈向鎮江而別由老鸛河渡初九日晝抵南岸鄭兵揚帆東遁初十日閉京師各城門晝晦大風猛雨午後猶集梨園入內演戲弘光與諸內臣雜坐酣飲二鼓出奔五鼓士英奉太后召黔兵護衛走浙黎明內門不閉宮女雜走於是各官奔竄十一日忻城伯趙之龍閉各

城門以待　清兵屠民戮盡城內外點兵無有逸者

午刻有監生趙某率市人百衆出王之明於獄擁入

宮中登殿鳴鐘百官莫有至者吏部尚書張捷副都

御史楊維垣自經死妾朱氏孔氏從之王之明榜示

皇城各云先皇帝丕承大寶惟茲臣庶同共井苦朋

天不祚祿罹奇禍凡有血氣裂眦痛心況予小子分

宜殉國思以君父大仇不共戴天皇祖基業汗血匪

易忍垢匿避圖雪國恥幸文武先生迎立福藩于睢

先帝之哀奔投南都有寃欲哭陳大義不意巨奸擅蔽

王憫極嗟于縲幽獄。無日不痛絕也。爾王聞兵進逼。
先爲民望。其如高皇帝之廢寢何。並于小子。父老人
民。圖抱出獄。擁人皇官。于身負重冤。豈稱尊南面之
日乎。諗此布告在京勳舊文武先生士庶人等。念此
痛懷。勿惜會議。于當恭聽。其抒臯謨。勿以前日有不
議于之嫌。情爾經綸之教也。十二日。欽天監李誠官
陳于階自經。是日弘光竄太平府二十里外。黃得功
屍大鉞朱大典方國安等來見。欲入太平。太平民不
納。十三日往蕪湖。總兵官黃斌卿遣登中軍翁之琪

頃國回一時名將也獨肯其剛洪抗名靡

卅十四日將往浙時　清豫王已遣都城趙之龍同王之明出降豫王加之龍興國公賜金鞍駿馬貂裘賓帽設牛酒軍中晏之十六日豫王入京百官朝見百姓家設香案投誠豫王出示曉諭大畧云福王僭稱尊號沉湎酒色信任僉壬民生日瘁文臣弄權只知作惡納賄武臣要君惟思假威跋扈上下離心遠近佹恨時劉孔昭往浙劉澤清入海劉良佐降奉豫王命引兵追𢖍光至蕪湖於十五日及之且召黃得功得功不從良佐伏弩射中得功喉得功剔甚拔劍

於穀尚全鎮於防左身殘寵邸便離而盛名不終長何補耳

月餘良佐挾弘光去之琪投水死弘光見豫王於內守備府王責其僭位稱尊耽酒好色及謀害太子等事弘光嘿然俛首因於江寧縣刑部尚書高倬戶部郎中劉成治署中自經十八日國子監生吳可箕鷄鳴山關廟中縊死二十三日中書舍人龔廷祥投秦淮河中死其死不知月者中書舍人陳爊及子舉人陳伯俞戶部主事吳任鉞死不知名者投秦淮河中馮小璫百川橋下乞兒也小璫以色幸以身殉乞兒題詩橋上有云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逃

小璫難乞兒更難

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禮部郎中劉萬春主事黃端伯以不剃斬之豫王分兵畧定各屬而命御史王𢹂劉光斗鴻臚丞黃家鼒等分往招撫家鼒至蘇遇害蘇州諸生顧所受服儒服哭文廟投泮池死原任少詹徐汧沉虎丘後溪死玄廟觀前賣麵人夫婦對縊死常州布生及賣扇殷姓者投西廟池中死又一鄉民賣柴入城聞安撫使至棄柴船躍入文城壕南籠游河死五牧有苦鴉鳥許要以雜髮自縊死常熟諸生徐懌以雜髮自縊死諸生項志寧不

食死武進諸生螢元哲痛哭死至於各處起兵見殺則貢池諸生吳應箕宣城諸生麻三衡徽州鄉官金聲武官陳有功余元宣萬會吳國禎而蘇州原任遊擊魯之璵及嘉武舉俱戰死嘉定原任通政使侯峒曾城破與子諸生侯玄演侯玄潔被殺進士黃淳耀與兄黃淵耀及舉人張錫眉龔用圓俱死常熟諸生徐守質戰死崑山貢生朱集璜城破被執不順死故將王公揚年七十戰死諸生陶琰城破自刎死原任狼山總兵王佐才為亂兵殺死一家老幼屠戮殆盡

松江原任中書李待問傅凝知縣章簡城破被殺吏部主事夏允彝投水死總兵吳志葵黃蜚駐兵豆腐浜被擒解至南京殺死華亭教諭眭明永被執不屈死常州諸生吳福之徐安遠入太湖從黃兵兵敗福之投水死安遠被殺諸生張龍文率鄉兵薄郡城殺死江陰屢攻不下至三月乃克遂屠其城典史陳明遇閉門投火閻應元不順見殺訓導馮某自縊明倫堂上中書戚勳全家焚死及兵下嘉湖吏部郎中錢棅戰敗震澤原任吏部尚書徐石麒自縊其僕祖敏

徐錦從死兵至杭州潞王以城投順杭州原任行人陸培縊死錢塘知縣顧咸建不順被殺其縣知縣梁于渼亦死其前遣使臣左懋第在北聞江南陷七日不食攝政王召君蔴衣孝巾草履向上長揖南面而坐攝政王數以偽立福王勾引土冦不投國書擅殺總兵當廷抗禮五大罪懋第抗詞惟請一死命薙髮堅不肯於閏六月十九日殺之題絕命詩有云峽坼巢封歸路迴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難盡蕩作寒烟總不磨叅謀兵部主事陳用極遊擊王一斌

張良佐王廷佐劉統等五人從死忽沙風四起捲死屍於雲際屋瓦皆飛一時罷市豫王既定江浙尋檻北京挾弘光王之明去不知所在

明季遺聞卷三終